

法兰克福学派

述评

徐崇温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法兰克福学派

述评

徐崇温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法兰克福学派述评

徐崇温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香港分店：域多利皇后街9号

新华书店发行

六〇三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8印张 163,000字

1980年7月第1版 1980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1—5,500

书号2002·246 定价0.64元

目 录

引 言	1
第一章 法兰克福学派的来龙去脉	7
一、“社会研究所”的出现	7
二、重新确定方向	10
(一) 霍克海默:题为《社会哲学的现状和社会研究所 的任务》的就职演说(1930)	11
(二) 霍克海默:《社会研究杂志》创刊号前言(1932)	14
(三) 网罗人才	16
三、由德国到美国	20
(一) 霍克海默:《传统理论和批判理论》(1937)	21
(二) 对法西斯主义的分析、研究和批判	27
(三) 马尔库兹:《理性与革命》(1941)	36
(四) 霍克海默、阿道尔诺:《启蒙的辩证法》(1947) 霍克海默:《理性的黯然失色》(1947)	42
四、在美国和在西德	51
(一) 马尔库兹:《爱欲与文明》(1955);《五篇论文: 精神分析、政治和乌托邦》(1970)	52
(二) 弗洛姆的“弗洛伊德-马克思的综合”	59
(三) 马尔库兹:《苏联的马克思主义》(1958)	65

五、 越出学术界的圈子	71
(一) 马尔库兹:《单面的人》(1964)	71
(二) 阿道尔诺:《否定的辩证法》(1966)	86
六、 深刻的分歧	94
七、 分道扬镳和分崩离析	98
(一) 哈伯尔梅斯:《认识与人的兴趣》、《技术与科学即意识 形态》(1968)《晚期资本主义的合法化问题》(1973)	98
(二) 施密特:《马克思的自然观》(1962)	112
(三) 涅格特的观点	117
第二章 社会批判理论的思想渊源	120
一、 思想渊源之一:青年黑格尔派的“批判的批判”	121
二、 思想渊源之二:存在主义	129
三、 思想渊源之三: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	137
第三章 法兰克福学派的乌托邦“革命”理论	142
一、 马尔库兹要从马克思退回到傅立叶	142
二、 从歪曲到否定马克思的革命理论	146
三、 法兰克福学派对现代科技革命的解释	151
四、 驳自动化改变了工人被剥削的阶级地位论	153
五、 驳高消费导致阶级同化论	156
六、 用本能革命、意识革命取代无产阶级革命	163
七、 忽隐忽现、忽东忽西的“革命主体”	170
八、 儿戏一般的斗争策略	176
九、 极右与极左的奇妙混合	180
第四章 法兰克福学派的哲学观点	184

一、 否认物质第一性的假唯物主义	184
二、 只要“创造”、不要反映的“认识”论	193
三、 主观地应用概念灵活性的假辩证法	214
四、 鼓吹人本主义的假唯物史观	231
后 记	250

引 言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来，法兰克福学派、特别是它的一名著名代表马尔库兹，以“马克思主义的现代化者”自居，炮制了一整套自称是发达工业社会的“革命”理论，被奉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新马克思主义”、“批判的马克思主义”的最主要的体现，而在西方思想市场上泛滥着。

在现代西方社会形形色色的“马克思主义流派”中，法兰克福学派是影响范围最广、持续时间最长的流派之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意大利曾经出现过德拉—沃尔佩和科来蒂的“新实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法国曾经出现过亚尔都塞等人的“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而西德的情况却有所不同，在这里，虽然卢卡奇、布洛赫的色彩稍有不同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版本也具有很大的影响，但是，无论是在战前还是在战后，占据着“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舞台中心的，却始终是法兰克福学派。它的影响，除了早在三十年代就已扩展到美国以外，在六十年代以后，又扩展到意大利、法国、英国等许多西方国家乃至一些东方国家。

由于法兰克福学派、特别是马尔库兹炮制的“革命”理论，确实从现象形态上反映（虽然是以歪曲的形式反映）了当代科学技术革命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里所带来的社会后果，并具

有支持资本主义世界中青年-学生的造反运动，支持第三世界的民族解放运动的外观，马尔库兹曾用战前反法西斯人民的国际主义精神，去颂扬当代第三世界的民族解放运动，说什么“在西班牙内战* 中经历其在欧洲大陆的最后伟大时刻的精神，现正表现在第三世界的反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再加上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法兰克福学派就反对希特勒的法西斯主义，并遭到它的迫害，这就使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尤其是马尔库兹的现代乌托邦“革命”理论，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反对资本主义的社会力量中间获得一定的支持，特别是在资本主义世界的新左派运动中获得了巨大的声誉和影响。有些新左派的代表人物把这种理论奉为指导自己思想和行动的理论武器，而把马尔库兹推崇为“先知”，“新左派思想的守护神”，“国际新左派运动的发起人”……。

在1968年5月法国发生青年-学生造反事件时，一些新左派曾在巴黎大学的校墙上涂了表达马尔库兹观点的政治标语作为自己的口号；西德的“德国社会主义大学生联盟”在六十年代初期领导的学生造反活动，美国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激进学生组织“自由言论运动”在1964—1965年领导的学

* 西班牙内战，指一九三六年上半年西班牙的由左翼政党组成的人民阵线，在大选中击败保守派、教皇派和保皇派，组织新内阁，改选新总统之后，由当时的西属摩洛哥的梅利利亚驻军首脑发动叛乱而爆发的内战。这场内战由1936年7月18日延续至1939年3月28日，历时二十个月。这场内战虽然由于德、意法西斯从一开始就插手干预，支持和参加叛军，而以弗朗哥为首的叛军取胜，人民阵线等左翼力量的失败而告终，但在内战中，人民阵线也得到了全世界特别是欧洲进步人民的广泛支持。

生斗争，美国最大的全国性学生组织“争取民主社会学生协会”领导的1968年4—5月哥伦比亚大学的学生造反，以及它在1968年9月召开的声援法国“五月风暴”的“国际革命学生会议”，就更受法兰克福学派理论、特别是马尔库兹的现代乌托邦“革命”理论的影响。

在马尔库兹被说成是这些青年-学生造反事件的“后台”时，在美国和苏联都曾有人出来指控马尔库兹是由华尔街巧妙地培养操纵的中央情报局代理人，企图据此而把法兰克福学派所代表的、在欧美资本主义国家新左派运动中间具有广泛影响的那样一股社会思潮，归结为马尔库兹的个人罪孽、归结为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活动。例如，有美国进步劳工党背景的一些报刊，就曾发表文章指责“马尔库兹是中央情报局的代理人，他的著作……的功能，就是帮助国际统治阶级去镇压学生和工人造反”（《马尔库兹：自首者还是警察？》，载1969年2月号美国《进步劳工》杂志）；苏联报刊也发表一些文章说马尔库兹是奉美国政府的命令进行写作的，是华尔街巧妙地培养出来的，如此等等（如1968年苏联《哲学问题》杂志文章：《马尔库兹的社会批判理论真是批判性的吗？》和1971年苏联《新世界》杂志文章：《嬉皮士和其它》等）。

而一些新左派运动的头面人物，则与此针锋相对，他们公开发表声明保卫马尔库兹，说马尔库兹“是为新左派的理论和实践所不可缺少的，而且他总是毫不含糊地同学生运动和第三世界的革命斗争团结一致”，“那些把马尔库兹说成是中央情报局的代理人或资产阶级的代理人的人”，“创造了这样一种气氛：在这种气氛下，没有一个人能最终避免被猜疑、毁坏

个人名誉和道德暗杀”，为此，他们呼吁“一切社会主义者抵制那些参加到由各个阴暗角落里的反动派发动的对马尔库兹进行攻击的人”（见1968年7月28日西德《明镜》周刊等）。甚至卢卡奇也在1969年一次同匈牙利作家月刊会见时，发表谈话说：“马尔库兹……在客观上是我们的同盟者，而且，我认为，人们不能否认他是帝国主义的真正敌人”。

在理论上，对法兰克福学派的评价同样众说纷纭。

例如，有的人虽然说法兰克福学派的马尔库兹和哈伯尔梅斯已经“把马克思主义修改到使许多人不再认为他们的著作可以同马克思主义相容的地步”，但却又认为，马尔库兹和哈伯尔梅斯这样做，是企图理解新的历史阶段对人类自由的意义，他们在展开这一思想时，“把在前一历史阶段内制订出来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拿了过来，把它重新规定和修改得使之保持其激进的内容而又使之同新的历史阶段联系起来”，所以，他们“在新的历史阶段的脉络关系中重新考察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本质的时候，从马克思主义的配景出发去识别和分析二十世纪社会的结构和趋向”，“企图通过精确说明似乎同马克思主义理论相反的那些现象，使这种理论所构想的解放的可能性保持开放”。正是根据诸如此类的认识，有些新左派把马尔库兹称作“发达工业社会马克思主义的最重要的理论家”；也正是基于类似的原因，有人把马尔库兹奉为西方社会中主张“革命”的人的代表，把他对发达工业社会一系列问题的看法，同西方社会中主张“改良”的人的代表坡培尔的看法相对照，作为解决当代西方社会问题的两种方案（见弗格森编：《革命还是改良？——马尔库兹和坡培尔的对照》，1972年

德文版,1976年英文版)。

但也有一些人则对法兰克福学派作出不同的、乃至相反的评价：

例如有人就认为，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家们一直没有把他们对资本主义压迫以及伪善地否认这种压迫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嫌恶反感，发展成一种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科学分析和参加革命的政治实践；

有人说，实际上，法兰克福学派“提供的最好的东西，是杰出人物对前资本主义文化的怀乡病，他们反复唠叨普遍逃避现代文化的模糊前景，不知不觉地鼓励了一种无头脑的和破坏性的抗议的态度”，所以，“与其说它是马克思主义在任何方向上的延伸，不如说它是使马克思主义陷于分解和瘫痪的一个实例”。尤其是马尔库兹提供的“马克思主义”版本，更是一种“没有无产阶级(被福利社会所无可挽回地腐化了)、没有历史(关于未来的见识，不是得之于对历史变化的研究，而是得自对真正的人性的直觉)以及不崇拜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而且是一种认为自由社会的价值在于享乐而不在于创造性劳动的马克思主义。这一切都是对原来的马克思主义的使命的歪曲了的反映”，“马尔库兹用‘社会主义等于野蛮主义’去代替马克思的‘要么社会主义，要么野蛮主义’的口号，马尔库兹应被称为蒙昧主义的思想家”；

有人说：“如果人们考察一下法兰克福学派对西德和国际意识形态演变过程的全部历史影响，那么就可以看出，它的主要作用过去和现在都是阻碍民主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把致力于马克思主义和反资本主义的努力引入歧途”；

也有人说：“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是影响最大的最新的假马克思主义流派”；

……………。

在国际上名噪一时，毁誉之声纷至沓来的法兰克福学派，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团体？它所鼓吹的“社会批判理论”、现代乌托邦“革命”理论，到底有些什么内容？它的哲学世界观究竟如何？它所标榜的“马克思主义”又到底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还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改，是真马克思主义还是假马克思主义？

在这里，我们打算就此作一些考察、剖析和述评。

第一章

法兰克福学派的来龙去脉

说起法兰克福学派，首先就得追溯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德国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的出现。

一、“社会研究所”的出现

在有德国社会民主党参加执政的魏玛共和国*，在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在一九二三年出现了一所由富裕的谷物商捐助成立的社会研究所，形式上它隶属于法兰克福大学，实际上却是独立的。

社会研究所的头任所长格律恩堡（Carl Grünberg, 1861—1940）生于特兰斯凡尼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曾在奥地利的维也纳大学执教，本来是一个属于“奥地利马克思主义

* 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败以后，国内政局动荡不定，一些地方发生了兵变和起义。1918年11月8日，以巴登亲王马克斯为首相的内阁劝告德皇威廉退位遭到拒绝以后，9日就在柏林宣布德皇退位，由社会党多数派接管政权，经过国民议会选举以后，1919年2月6日在魏玛召开国民议会，7月31日通过魏玛宪法。所以，通常称这个时期的德国为魏玛共和国。

义” * 传统的历史学家，专攻工人运动史，从一九一一年开始创办研究欧洲劳工史的第一本主要杂志《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史文库》。

格律恩堡想把社会研究所办成一个“西方和东方的马克思主义思潮的联结点”，因此，在他主持的社会研究所中，从组织上说，既有共产党员，也有社会民主党员，并且还同莫斯科的苏联马克思恩格斯研究所保持正规的联系，向它发送档案材料，同它一起编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第一个版本，这一版的第一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就是由这两个研究所联合编辑，于1927年在法兰克福出版的。

格律恩堡还让其移交给社会研究所的《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史文库》，不仅发表属于第二国际传统的伯恩斯坦、阿德勒等右倾机会主义者的文章，也发表属于第三国际传统的李亚山诺夫等人的文章，还发表当时既反对第二国际、又反对第三国际的极左派卢卡奇对布哈林《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一书的评论，以及柯尔施(Karl Korsch)的《马克思主义和哲学》等作品。

格律恩堡的这个“兼收并蓄”的方向，也在其主持工作期间社会研究所出版的书籍中反映出来。他既让研究所出版格

* 所谓“奥地利马克思主义”，是第二国际考茨基主义思潮在奥地利的代表和分支，这一流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是鲁道夫·希法亭、奥托·鲍威尔、弗里德里希·阿德勒、麦克斯·阿德勒、卡尔·伦纳等人。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在哲学上企图以康德和马赫的唯心主义去取代辩证唯物主义，在政治倾向上基本上属于以考茨基为首的“中派”，在经济上鼓吹“有组织的资本主义”和“社会化”等改良主义观点，在民族问题上主张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民族文化自治”。

罗思曼(Henryk Grossman, 1881—1950)根据第二国际的“经济唯物主义”理论精神写成的《资本主义制度的积累和崩溃的法则》,又派卜洛克(Friedrich Pollock, 1894—1970)在1926—1927年以科学工作者的身份去苏联进行学术考察,并在回国后发表题为《关于建设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头十年的历史经验(1917—1927)》的报告和出版据此写成的《计划经济在苏联的实验》的著作,也出版诸如《关于德国社会民主党历史的研究》那样的著作。

除此之外,格律恩堡还在《文库》上发表一些新发现的马克思恩格斯的文稿,从而引起人们的广泛注意。

例如,列宁在《关于自决问题的争论总结》一文的一个注中,就曾经提到:

“梁赞诺夫在格律恩堡编的《社会主义历史文库》(1916年第1册)上发表了恩格斯在1866年写的关于波兰问题的一篇极有趣的文章”^①;

在1916年11月,列宁又就恩格斯的这篇题为《工人阶级对波兰采取什么态度》的文章写信给恩·德·基克纳泽说:

“我有格律恩堡档案室收藏的恩格斯的一篇文章”^②。

归结起来,由格律恩堡主持的社会研究所,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同东方也同西方,同极左派也同极右派,同共产党也同社会民主党保持着联系的、在学院的框框里研究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工人运动史的学术中心。虽然格律恩堡本人在思

① 《列宁全集》第22卷,第336页。

② 《列宁全集》第35卷,第233页。

想上和组织上都具有第二国际社会民主党的背景，但他主持的社会研究所，却从一开始就包含有在制度上同工人运动的实践活动相分离的特征，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环境的变迁，这个特征越来越明显和突出。

二、重新确定方向

格律恩堡在1929年退休。1930年，同威尔（Felix Weil）*、卜洛克等人一起参加建所的霍克海默接任了社会研究所所长。

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 1895—1973）出生在德国斯图加特一个纺织工厂厂主的家庭里，曾在慕尼黑、夫赖堡和法兰克福大学研究哲学、心理学和社会学，在以《关于康德的〈判断力批判〉》为题的论文获得哲学博士学位以后，一直留在法兰克福大学哲学系执教，1930年成为该校教授，讲授社会哲学。

和格律恩堡不同，霍克海默从未参加过任何工人政党，虽然他曾一度仰慕过罗莎·卢森堡，但对德国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却一直持批评态度。

霍克海默担任社会研究所所长以后，认为应当结束社会研究所过去那种忽视社会哲学的现象，为此，就采取一系列措施，为社会研究所重新确定方向。这首先表现在他发表的题为《社会哲学的现状和社会研究所的任务》的就职演说中。

* 社会研究所的经费就是由威尔的家庭提供的。

(一)霍克海默：题为《社会哲学的现状和社会研究所的任务》的就职演说(1930)

霍克海默在其就职演说中，要求把哲学同社会学结合起来，对现代社会进行分析，对哲学概念进行社会学批判，对社会学概念进行哲学批判。他说：“社会哲学在哲学领域中和目前的国际学术界都占有中心的地位”。

霍克海默不满意当时的资产阶级人文科学分裂为一些彼此分离的学科、因而不能对整个社会提供任何概念的状况，特别不满意当时把社会学降低到局部科学的水平，使之不能履行再现整个社会的一体化职能的那种状况。所以，他所谓的“社会哲学”，首先不是指一定的理论内容，而是一个把一切不满意资产阶级人文科学的现状的人联合起来，同传统的资产阶级社会科学、特别是资产阶级社会学在对资本主义社会研究方面的片面专业化相对抗的口号，要求从哲学和社会学的角度研究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整体。

霍克海默关于社会哲学的设计，在思想上渊源于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的发展。

康德的设计是把社会存在的各种形式如国家、法、宗教和经济等等，植根于作为构成动因的个人之中；费希特发展了个人同社会之间分裂的分析；而黑格尔则通过对“历史性的劳动”的注意而达到对这个问题的解决：“这样，在黑格尔那里，唯心主义在其主要部分上变成了社会哲学：对于集体的整体的哲学理解——我们生活在这个整体中，这个整体提供了创造绝对文化的基础，这在现在，同时也是对我们自己的存